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真誥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忻

謄錄監生臣蕭鴻志

欽定四庫全書

真誥卷十七

梁陶弘景撰

握真輔第一

蕭寂華門研神保形和魂夷心守養神闕者豈可以與
夫坐華屋擊鐘鼓饗五鼎豔綺紈者同日而論之哉大
羅之與籠樊俱一物耳是以古之高人皆去彼而取此
矣老氏寧悶悶不察察而況我之鄙夫未知此一篇是何書中語既有道之辭故聊以抄出是兩手書耳

玄玄即排起注之曰故玄玄以八風為橐籥天地為隄
防四海為壅塞九州為稗稊積之以萬殊蒸之以陰陽
其陶鑄也充隆吹累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含吐恭
柏榮注之曰九絕獸神禽也罔起此在乎羣麗孽捐乎
激奇之際終年不足以極其變萬殊不足以適其內日
月不足以曜其目八澤不足以遊其足青雲為卑九垓
為淺八絃為小四極為近以此變動無常恒入芥子之
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玄玄即排起調彈恭柏榮並是神虎隱文揮神

詩中句如今再注之乃取揚雄玄為論中語更
小增損易奪之故當是理符義會可得然也

夫心與治遊乎太和唯唐虞能克其任矣神與化蕩乎
無境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
以為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蒙不能以為妙耶此篇亦

是玄為論中語不知此復以何所明喻耳猶如引抱朴
外篇博喻中語也凡有異處皆以朱書為別如此也

若夫奇神儻詭恢謫無方陰陽之所煥育川澤之所函
藏則羲和浴日於甘淵烏飛司景於扶桑江海登渭而
解珮二女禦風於瀟湘潛蛟龍戰於玄泉蕃丘喪馬於

淮陽靈洲海運於南極東山遙集於帝鄉驛驅抗轡於
巨龜江使感夢於宋王是以洞庭雖廣濟之不容刀盧
龍雖峻越之不崇朝嶧山懸嶺絕澗千仞束馬綿竹則
安樂歸晉遼海泱漭橫帶天渠公孫不競則其亡忽諸
若夫飛壺白馬即墨天山三江之浸九河之源尚曷足
語哉吾子飛軒結駟駕昧林薄徒聞山河之寶魏國所
以未究夫吳起一言而武侯心怍也此二條是庚闡楊都賦中語也凡四條並異手書之小度青紙乃古而拙此既與真書相連故並存錄相隨載之也楊君

秦始皇作長安渭水橫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

十八間漢時橋北置都水令丞領徒千五百人署屬京

兆董卓壞之魏武帝更作廣三丈今橋是也

夫鐘瑞物也當金氏

之世有六鍾將必見乎晉朝五霸諸侯厥德過之故六鍾嘉瑞耳非復耳事誤子孫也預告寧無呴呴乎此注下四十八字黃民手所妄益是載義熙十二年霍山崩出六鍾故欲附會宋祖輒立此辭而不知事類大乖最可忿

笑

秦為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萬人庭中可受十萬人二世為趙高所殺於

宜春宮宮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馬相如所云墓
蕪穢而不修者是也

秦斂天下兵器鑄以為銅人十二置

此十四字共一行
行前魚爛餘十在

今足令成
字如此

之諸宮漢時皆在長安董卓壞以為錢餘二

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魏明帝欲徙詣洛載至霸城重

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晉有銘曰皇帝二十六年

初兼天下諸侯以為郡縣正法律均度量大人來見臨

洮身長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書也一

缺失

秦

廟中鍾簾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魏明帝徙二枚詣洛故尚方南銅馳巷中是也

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銅鍾在長安夏侯征西欲徙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門裏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

此後少始
皇陵一事

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餘里漢書云張良解厄於鴻門者也

秦王

應是楚王作
秦王誤耳

項籍以沛公為漢王都漢中而分關

中為三秦章邯為雍王都大丘今槐里是也司馬欣為
塞王都櫟陽今萬年縣是也董翳為翟王都高奴高奴
縣在咸陽西北今省

高祖自漢中北出襲三面皆平之漢書云乘襲而運席
卷三秦者也此三縣今皆有都邑故處也此後少十五
六條事當是零失也

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許氏在杜縣葬於南原立廟
於曲池之北號曰樂遊廟因苑為名也徙闕東名族四

十五姓以陪杜陵司馬相如弔二世云臨曲江之墮洲

謂曲池也

此一條增損語小異不解那得始此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

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抄其中事

東方有赤氣之內有詠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

此是東華宮中歌詩之辭

整控啓素鄉河靈已前驅

此兩句是揮神詩中之辭

風伯不搖條神虎所挾扶十一月二十四日倏忽之間

聞洞房中云在丹幙帳中有如人聲讀書如此

此是存洞房三

真事並前條並楊所自記所感聞之事也

得書知洗心謝過甚叙虛心相行復來張生頓首

覺題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黃長命縷一枚後復果
不張生頓首

覺題云楊君

夢見一人似女子著鳥毛衣齋此二短折封書來發讀

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又夢後燒香當進前

室

此並記夢見張天師書信云張生者即應是諱今疏示長史故不欲顯之又見系師注老子內解皆稱臣

生稽首恐此亦可是系師書耳

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夢見一人著朱衣籠冠

手持二版懷中又有二版召許玉斧出版皆青為字云

召作侍中須臾玉斧出楊仍指此是郎玉斧自說我應

十三年今缺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爾可作刺玉

斧作屬道未解儀典方習厲之言須十三年向玉斧揖

而去

此様書半紙是口受寫楊君所夢故猶內楊事中侍中之位所謂侍帝晨者也版青為字即青蠶白

簡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俱座不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真人周君俱來坐一牀因見玉斧與真人周君語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曰以真問仙不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爾言未絕周君又言曰昔所不

以道相受者直以吳倉之交而有限隔耳

周是汝陰人
漢太尉勃七世孫故云

倉人也君乃真人也且已大有所稟將用守一何為

耶言訖豁然而覺竟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記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夢北行登高山迷淪不寤至明

日日出四五丈乃覺覺憶登山半日許至頂上大有宮

室數千間鬱鬱不可名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

處某因仰天天中見一白龍身長數十丈東向飛行空

中光彩耀天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亦於空中行

西向就白龍徑入龍口中須臾復出三入三出乃止又還某右邊向某而又覺某左邊有一老翁著繡衣裳芙蓉冠拄赤九節杖而立俱視其白龍某問公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炁以鍊形也此人似方相隸為官也某又問翁何人來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上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耳某又問公曰此龍可乘否公答曰此龍當以待真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玉斧丁璗寧也某

又問一龍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官龍也譬如
世輶車朱鳥更一日乘以上直也須臾間公呼此四賢
未來之間某與公及此女以敷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
海水及白龍并有設酒食酒中如石榴子合食之柈亦
如世間柈柈中鮓也覺久久許四人並東來共乘一新
犢車青牛青油重車上來到並揖此公及某並共語語
畢公見語曰向所道四人此則是也覺張誘世年可五
十石慶安甚童蒙年可十三四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

丁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並著好單衣垂幘履版惟慶安著空頂幘公又曰玉斧府君師友也某曰不然公又曰張誘世常山人公弟子也石慶安汲郡人鉤翼夫人弟子也才均德敵並人士也公因語四人言君並可各作一篇詩以見府君老子亦願聞文筆之美言也於是公各付一青紙及筆各一以與四人四人即取曰但恐倉卒耳於是石慶安先作詩其文曰

靈山造太霞豎巖絕霄峰紫烟散神州乘飈駕白龍相

攜四賓人東朝桑林公廣休年雖前所無何蒙蒙寔未
下路讓惟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其文曰

北遊太漠外來登蓬萊闕紫雲邁靈宮香烟何鬱鬱美哉樂廣休久在論道位羅駢真人坐齊觀白龍邁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其文曰

遊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遙觀蓬萊間巘崿衝霄冥紫

芝被絳巖四階植琳瑯紛紛靈華散晃晃煥神庭從容
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丁瑋寧作詩其文曰

玄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奇尚從容有無間形
沈北寒宇三神棲九天同寮相率往推我高勝年弱冠
石慶安未肯崇尊賢嘲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
何以却此少年翰

四人作詩畢並以呈公公讀畢而笑曰此詩各表其才

性也石生有逸才而輕邁張生體和而難解許生廣慎
而多疑丁生率隱而發遲夫輕邁則真炁薄難解則道
不悟多疑則思無神發遲則得靈稽所謂殊途者也若
能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當速也府君弟子所謂管輅
請論有疑疑則無神者矣

言詩畢各起立共下山下山之頃又見此女子乘白龍
而北去某與諸人步行南下至山下而各各別去公曰
復二十年當共會於七葉宮遊此地也於是豁然乃悟

汗流終日不能飲食初下半山見許主簿來上相逢於夾石之間公語主簿曰汝何來遲吾為汝置四升酒在山上坐處可往飲之而還逐我主簿即去上山須臾見還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公曰美酒不答云猶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彥曰欲得長生飲太平何酸之有耶故是野家兒也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君於是共至山下各別某末將主簿及玉斧東去公還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遣一信見告云許牙累府

君某答云在意

到十日夜某先具疏此夢上白諸真道得此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唯紫微夫人見答云爾真然內感靈求萬方神表八玄形與魂翔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廣宣露靈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慎衆真並笑清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又此一夢事後東間寫得既不自見本不知誰書所稱某處是楊君又當書此以呈長史故云某耳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亦可是寅年耳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此是蒙山

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牀龍鬚席四壁多文

字而不可了許長史著葛幘單衣白祫坐東面西向復

有三人皆錦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

見汝於吳下矣

定錄告云昔趙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竟不知人意為北明公府所引則是似

此人之子而不知是何時人耳吾坐北面南向許長史伏坐上因引筆

作書乃沈吟思惟良久書畢即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

書曰日月之道虔嚴再拜今奉佳畫酒盃盤一具於南

方來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之期
求我於大木之日矣

晟猶是成音漢時亦有人名此

有學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信哉斯言右

長史寫青紙上因以見示

意中云作此書欲以刻名也

登難之曰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非冢墓之
郭也又難曰何以為度又答曰度者敬之始下有文字
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為晟答曰晟者日下成侍日成
而月得耳三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可欺往來

至道之時此一條楊自記所夢事不知是何年云六月入郭未測斯所徵也此上半行被剪除正應是稱姓耳

許先生前潛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頤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纏綿盟誓超羣先覺獨造方外先生乃大楊君三十歲先生初入東山時楊始年十六絕迹時年十九如此明楊小便好道也

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涕先言隕伏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淳翳六天搘威消滅魔氣願使真正之信流行三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

發頻煩想夢所見贈惠手跡為信既感冥通銘得之後

儻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

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夢密呈

此先生被試後楊君因書與之也一書麻

紙極好此是寫本所以得存耳

義頓首頓首陰寒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得覲傾企
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療旦來小可猶未出外解羣情

反側動靜馳白

頃疫癘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

給事許府君侯

此六字折紙背題

義白二吏事近即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曹亦以即處聽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列上也自己以為意此段

陳胄王戎之徒實破的也謹白

此書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夜去使人
惻惻似中後定也義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也晚
或復覲楊義頓首頓首

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惋怛之自非研玄寶精
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

背上
也

義白奉賜絹使以克老母夏衣誠感西伯養老之惠然
義受遇過泰榮流分外徒銜職恩眷無以仰酬至於絹
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
深見亮義白

義自此間故為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義

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更白義白

此二條共紙書
又似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此覲返

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鄰書別答奉觀乙二謹白

此背無題
恐失下紙

義頓首頓首旦白反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行奉勤白
書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義別當自齋謹白長史許

府君侯

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尋楊與長史書上紙重頓首下紙及單疏並名白又自稱名云尊體

於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接隸意又乖師資法正當是作貴賤推敬長少謙揖意爾侍者之號即其是也都不見長史與楊書既是經師亦不應致輕此並應時制宜不可必以爲准

羲頓首吉日攸慶未覲廷情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羲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中晚乃親展謹白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羲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婦已當佳也惟猶懸心奉觀乙二羲白承今日穫稻昨已遣陳攸經紀食飲守視

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

此六字題折紙背應在山
解中答書十月五日也

羲白符書訖有答教事脫忘送適欲遣承會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得服制蟲丸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為始耶羲前所得分者即服日日為常不正聞有他異唯覺初時作六七日間頭腦中熱腹中校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羲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掾獨處彼方甚

當悒悒羲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上下頃粗可承行垂
念謹白

羲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闈爾頃在東山
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比展乃宣羲白

羲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羲白
羲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羲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厨事小郎又
無馬羲即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共相併載致理耳不

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
欲周旋三秀數日事也謹白

右此前五書並是在縣答長史書或是單疏或失上

紙也

羲白許東興昨中後見顧主人猶小設亦不覺久垂當
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云扶闕入門甚為異
事由羲不能節適酒食量宜遣賓伏用悚息願復察怒

謹白

此事在都答書長史當在護軍府中時

羲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叙真當可視乃益味玄

之徒有以獎勸伏以慨然義間似當多此比類暮當倒
箋尋料得者遣送謹白

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願勿
以見人此當是煮石方或是五公腴法楊書自此後並
是據去世後事不知誰領錄得存當是黃民就
其伯間得也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傳如為清
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讚如別謹呈洞房先進經已
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一作已白恐忘之謹又白今所
有紅

牋紙書者
即是此也

羲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暫覲乃

宣羲白

此三書似失上紙
並是在都時答

羲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比復親展
反命不備楊羲頓首頓首長史許府君侯

侍者白此九
字題折紙背

羲白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首耶

東鄉君大歎季主之為人又羨委羽之高沖矣承換集
粗畢極當可視未覩華翰預已欣歎奉覲一二謹白

所書

東卿論李主事本別書青紙
與此不相隨今在第四篇中

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人少者亦當思啓冥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段作且當徐徐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棲乃希心於此者也義白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此陳留耆舊也此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當是正封也

羲白別紙事覺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也輒待保

降當咨呈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此月內都當令成畢

也動靜以白

此又失上紙書語是初送神仙傳答也保
降者須保命君來也又注此并書並似在

縣下時非
京都也

仙傳猶未得治益要當代東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
曲再三讀之故為名作益以慨然符待晴當畫之別白
羲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爾者欲以見東卿東卿近
來倉卒不得啓此須後至乃呈尊處已別有一本不審

可留此處本否義又欲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頓以奉

還也謹白

長史此仙傳遂不顯世不解那得如此恐
楊以呈司命不許真事宣行因隱絕之也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為已設坐於易遷戶中未聊白

方隅

幽人即謂採也令設虛坐於其母戶中耳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

右此書失上紙亦應是函封在縣下時

義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旦宣通心中此是得力深慰
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義頃公私匆匆是故替覲小
閣奉展楊義頓首頓首

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必輕微耳
小晴遣信參之謹白

承石生往可念義乃識之頃者甚多暴卒亦無題此似都下書

義頓首頓首奉告見所疏夢并上章本末尋省反覆夢
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魍魎尋散滅耳比行
奉覲楊義頓首頓首

別疏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覲一二

尊所疏夢當可解爾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義白

羲近連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尊疹患未和多當是注死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當足滅之謹白

羲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逼左道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也諸

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

自掾去後楊多有諸感通事長史既恒念憶故楊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愜信幽顯所以不欲備說爾來已經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謂丁亥數周之

甲申乎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連動懸情灼灼想
當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
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義頓首
頓首

承紀謁者還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白

自小掾去世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臥之
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
近所嗤不敢復言之也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

怪忤若尊意為此為罔罔者願見還當即以付火

此書無題

亦是正封據恒面來共記託以睡夢耳于時諸遊貴或聞揚降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輿謠毀故有此言以厲

真誥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真誥卷十八

梁陶弘景撰

握真輔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猿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為風先生知之不小猿又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

複祇欲就先生乞此衣

據兩庶生叔並早亡不知此當是誰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謂遊

處方源常與龍伯高等為旅也既採南燭又乞複祇則在洞中者猶須衣食故云杜廣平亦伐薪貿糧而況今

洞上之士乎斯真豈復不知斷縠特是不應為之耳

小掾又曰今葬處不吉斷墓脈多所云云

右十九日夕所夢此則前

書所云以白者如此則掾亦還
葬舊墓雖曰虛塚猶須吉地

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真手者訖此

△△前少一行又闕失上兩字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

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安和即長史也

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

功曹掾庶長兄

小名揆者也

方覺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

聊當一笑

琴絃事出彭素房中之術也

此即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

州與大司馬別大司馬剋二十六發也第七似不從征

公是簡文為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溫也鎮在姑孰應北伐慕容第七似是掾叔小名嗣伯者為尚書郎于時是

太和四年己巳歲三月中書也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

玄鏡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遐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

卒無緣也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

洞齋即大洞齋法今有真書小訣如此則

據是備行上
品七卷耳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示也

不知是何

經明年據
便過化也

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玄水之處逍遙也

僕此月必往叙其不久

南燭冬乃不形春時色味彌好既呼為飢則是據合服石和者

所以定錄云次服飢飯兼穀無違但一劑千杞其事不同耳即不知玄水在何處也

亦不煩屬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為勞意敕語陳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去矣

給事雲南州還當并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想無差錯
矣比更告茶一簿

直注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解當為
寄與掾也茶則是茗掾患淡飲所須

兼亦以
少寐也

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恠之心已生矣君未復能屑屑中

出於風塵之間耶

右八條楊書並是在都送還山與掾
失上紙此書師與弟子灼然作君僕

用古
體也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悚念侍省惶懼辭正爾燒香
入靜且啟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苦之理動靜別白尋

更承問

此少上紙似在縣下答虎牙道長史病事

糊連給事前後書上啟神母因書小掾并呈前後答神

母云小掾截留給事書唯餘此見還

此亦是虎牙是掾去後事也神母應

是南真夫人右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夢事并與答長史兩掾諸書疏及有存錄者記此又別有紀事酬

答真人書已

在前篇中

長史書暮臥先存斗星在所臥席上

暮臥存星之時皆先陰呪星名然後存耳祝畢乃存星

安臥其中也然後密叩齒祝九星之精

右二條長史抄修洞房事

見斧云酉年學戌年當歸戌年道炁當行天下云從戌

年當受法

此一條是據去後所記據記是庚午年去此
戊年即應癸酉甲戌年受法者是就其真人

受經二奔之道十一年成真故定錄
云復十六年乃覩我於東華者也

經云主諸關鏡聰明始

此黃庭
經中語

九月十七日已一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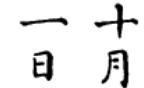
十過

二十一日

二十

十月一日

六日





十五

日



二十
三日

日



六日



八日

日



十七
三十

日



十一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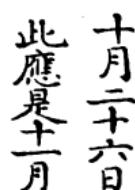
二十
二日

日



十三

日



十月二十六日

此應是十一月



四百四十四



正月十
三日



二十一



正月二
十六日



二月己酉
過平三日



四晉過十二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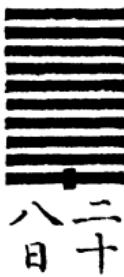
十四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九月二十六日夜始

此前後間中細字注者皆真手也
自別復一紙既有兩九月便是一

年中事其間亦恐
多有零落不存



二十六日

九月二十七日足十夜

十一月廿日中

出日入月

十一月

照陽門

六日旦



十二月二

二十

十一日

四日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右此是長史自讀黃庭遍數也朱墨雜畫者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云長谷出日等亦是經中語當是讀至此句忽有事應起故疏誌處也

大洞真玄張鍊三魂

出惡夢祝

太上高精三帝丹靈

出善夢祝此二條事本經並應出大丹中今以抄出別已在第五篇中

太都天錄顯於玄宮

出紫文仙相

左目童子

出五神經

仙者心學

出二十四神經也

先閉炁二十四息

出紫文玄關事

行之十八年

亦是玄闕事

大帝玄書

玄闕
符事

徒行事而不知神名還精而不知服此符亦玄

魄唯得飲徊水月精

出紫文拘
祝云

吾是天目

出飛步
經祝

三啄齒太元上玄

夢塚墓祝今
在第三篇

魄唯聽飲月黃日丹

紫文制
祝

沐浴祝太上高真

出九真
經傳祝

制蟲丸

出蘇
君傳

季道思和

似是記憶二茅君字
疑作道字是誤耳

玉簡青錄高閣刻石

出空常
祝語

石精玉馬照知鬼形

亦是
空常

祝語

芭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崑崙山下有黃水名曰日月水飲者得仙

此二條未知何出未見其

事

告王君使傳知真者告青童使傳成真者夫知真者謂知真而得真成真者謂勤求而獲真者耳

出消魔經序凡此者當皆

是略記其旨
自以備忘耳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

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

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右老子拔白日

此是太清外術事似長史自抄用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六
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甲辰十月丁巳十一
月丙午十二月丁未

右上帝煞害日不可請乞百事無宜

此謂日皆是隨月支干衝破凶

日也可以類求之亦恐非真受雖百事無宜而常所修行或值諸吉恐不可闕也

所謂靜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環堵制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種材屋東西首長一丈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頭各餘三尺後溜餘三尺五寸前南溜餘三尺棟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桁去地七尺二寸東南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為戶扇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有板牀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寸薦席隨時寒暑又隨時建周旋轉首

壁牆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澤無人之
野不宜人間入室春秋四時皆有法然此蓋本道相承
道家之一事耳不足為異也粗要知是以及道機作靜
室法與此

異恐是別有告受者而不知審的今
存想入室亦可依之或云應有經也

以正月十五日尚書省中直乞夢非常皆靈仙真像多
所道其子孫慶以閏月二日夕又夢仙靈共會吾請乞
佳應又見有厶缺失一字非常好以月半中忽見九老先生
乘輶引從詣吾相見欣然云連在宣城四十日始還問

吾消息云今至蕪湖二十三日當還還當省吾得見之

欣然

此是作餘姚還為尚書郎時也

以閏月四日夕夢繢物如旛形皆舒著席上或如畫或如錦繡文字煥炳如言可解而不可解愈舒愈更奇異云是楊舍人物時亦不見楊君也意言當寫取云須能畫人整頓所未常見當有十許旛太和八年閏十月而楊君年二十三簡文始為司徒恐未為舍人亦恐是後年諸問耳

十一月十二日夢棺器露有水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夢以鐵釵刺玄武
此玄武恐是所言墓之玄武也
非所存龜蛇者也

二十一日夢見天子天子當年十六七許在殿上
此應時不知是何年
重復夢見在一處懸簽自放落下歧危遙見劉

升遠與語從此當迴還迴還道難得一紐以手巾穿之

見吾城扶助吾遂得迴旋
右六條並長史自記夢事

十月九日詭上厨五人旨南山治

此長史自記事旨應作指謂指誓雷平宅

淨金牙詣夫人詭當用雙金環汝無吾當具交以謝恩也

也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曹至意密語新婦脫婦字

令知密之密之若無便可以二雙金環奉

詭勿妄勿妄若欲得體上所寶玩者為好

華功曹似是
華倚而後又

云楊意旨恐是非也
厚似虎牙婦也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其夕即有誥云吾二人

吏兵若無功詭後小子不復為人使楊意旨中謂可用

釵小君即言釵所以導達開通自可用也新婦有金釵

即可用可停貫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疇量之汝索
鑠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鑠吾停汝
辭須詭當詭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

此書即涉前事也

得佳清閒云敕汝修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漠漠不當爾
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末答當奉行此意口
又無言為不可也

內經或應是黃庭不爾
即應是洞房中法爾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

檢陶譜長史婦親屬不見名休者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

此是供粢
為青餅者

遷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

遷是易遷夫人也
古此七條並長史與虎牙書

右許長史在世抄記紀中事目及夢并與兒書有

存錄者訖此其與真靈書已別在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凡投景東林沐浴閉丘乖我同心每東瞻
滄海歎逝之迅西盼雲涯哀興內發鬢鬢故鄉鬱何壘
壘將欲身返歸塗但矯足自抑耳於是靜心一思逸憑
靈虛登巖崎嶇引領仰玄冥志扉上遊雲竦真始覺形
非我質遂亡軀遂神矣浪心飈外世路永絕足樂幽林

外難一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遇明師見授奇術清

講新妙玉音洞密吐納平顏鍊魂保骨沖氣夷泯無復

內外也

此則王世龍等所授服玉液諸法也

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也反滯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

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已當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

功天地不能渝也

謂應作踰字此則是定錄所說被試事也

聞弟遠造上法

上清諸道也

偶真重幽

雲林降也

心觀靈元

謝過法也

悉陶太素

五神事也

登七闕之巍峩

飛天

味三辰以積遷

日月

五
星虛落霄表精朗九玄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

亦由下挺稟淺末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

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勤神歸

精感丹心待真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狃以營道雖騁

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吾昔聞之在前

重論排遣諸試難事得為爾前

通子何功業當復延及長史父子也七考之福既以播之於後

因運乘

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己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

耳想善加苦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云云亦何益哉斧

子蕭蕭其可美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

高乎

歎獨絕
超邈也

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

也吾方棲神岫室蔭形深林采汙谷之幽芝掇丹草以

成真矣

成真之辭
小為夸激

昔約道成當還詭信雖未都通徹粗

有鬢髯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

因緣簡畧臨書增懷映謝

從曾祖本名映改名遠遊此
十字榮弟注右一條先生被

試後因事長史于時應已在蓋竹山定錄云辰年
當暫出還人食詭則此應是丙寅丁卯年中書也

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

此靈飛六甲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太歲在丁卯正月行迴元道

此是謝過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二月中行空常

此施步別法

泰和二年四月服青牙

此青牙始生法世未見經

泰和二年七月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

右五條共一片紙記

存日月在泥丸法泰和二年六月行

前云七月而此云六月字當有舛誤

者此即服日月芒法

泰和三年五月行奔二景道

此則儀璣之法雖已有抄事未見大經又二條又別

一片紙朱書不與前事相連也

二月三日夜

脫失兩字
應似是名

夢鄭白夫人道之交有內

密而外疎者鄭之區區今即是也當與增姑俱來

鄭者鄧芝

母也與易遷夫人周旋故夢於豫以結芝冥津
增姑未測是誰交夢亦應是二三年二月中也

四月二十七日夜半夢見一女子著上下青綾衣與吾

相見自稱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也相見時似如在山

林之間云明日可暫出西門外有犢車白牛皮巾裹僕

御頭者是我車也後別相詣於貴解因口喻作詩如別

乘蒸涉澠津採藥中山巔披心煥靈想蕭蕩無悟言願

與盛德遊驂駟騁因緣榮塵何足尋疾激君清玄苟能

攝妙觀吐納可長年

王眉壽之小妹即中候夫人也
既未接真故假夢以通旨而有榮

塵之句又
恐非掾矣

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夢忽聞天上有金石鐘鼓之音
仍仰看見彩雲如虹氣狀爽爽彌漫天上從東直西趣
意中謂是女靈行或呼為元君忽復如從路上行颺然
已過玉斧又將主簿追望唯見輦輿後從朱衣人皆迴
還見禮路邊有一人白衣似卜師因見語云君體羸不

堪事可專修所行勿雜他事若不專君當得病君不見信者自當得夢此人自稱姓滕主簿即兄虎牙也

七月向末玉斧夢身體飛揚豁然入一屋下累牀南向坐自謂是合日揚光顛迴五辰之道此語出消魔經太上之辭焉見

一人在東面立手舒卷書看見如畫圖像山岳狀下輒有書說亦與執書人語良久

八月三日夕夢忽有一人弊衣長形容從一小兒來如

徇簫簫作嘯旨謂如今徇簫賣物人也坐與玉斧語乃說上道事斧仍

驚愕更危坐須臾將進內戶大論上道顧小兒莫令人見我外鼓斧問樂耶

謂釣天廣樂上清之曲也

云不來欲得可取之

爾君自當得釣樂因問釣樂幾人答曰十人一釣大法

乃至於萬不知道至十萬仍覺復眠又夢見卷書見玉

斧書先舒惟見後是王君事似四輔傳盡共在上多論

王君學道時見語學道歷年事自可須二三年間邪意

甚敬此人未得拜便覺末見主簿亦在坐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夢得一帙有四小卷書云是

神母書或云是傳皆以青細布為帙帙兩頭紅色書皆
是素時先生亦在間又為玉斧書此傳上篇於戶外壁
辟方素上其字似符或如獸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謹記

先生即
楊君也

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玉斧夢行見天上白雲彌
滿纏合甚下而不高仰望雲間時有空處狀如山穴東
行數步覺東北有大道便順道行得一深室或如石室
白炁從室中出又似水鬱勃來冠玉斧身時急坐亦不

恐向炁忽散見室裏有牀席器物殊整潔意中自謂是
靈人所住止處仍向室拜叩頭訖請乞室內有一穴玉
斧復從此前進穴內甚急小不得前意復更欲進忽見
一人在室外語玉斧未可進尋當得前乃向此人再拜
揖而退又見送至道上說玉斧應受書之言極殷勤委
曲當勤存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令通板橋初出又
見犢車中有二露頭年少與向人言笑未至所住便覺
欣願靈悟如夢之告謹以記之右七條並採自疏記夢事于時區區之心亦與

隱居今
日何異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還奉敕尊猶患飲痛不除
違遠竦息陰膳願今餐食無恙即日此蒙恩牙近至此
便西願早至謹及啟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句容牙處斧都不以書來
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啟此六甲符非靈飛也
當是在右玄錄也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盃尊亦作詩後信願寄還謹啟
鹽茗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啟恒須茗及檳榔亦
是多痰飲意故云

可數沐浴濯水疾之癥也此書體重小異今
世呼父為尊於理乃好昔時儀多如此也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漸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願
飲漸覺除違遠熑竦急假願行出即日此蒙恩謹及啟
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反謹啟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啟願即至漸熱不審
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違遠熑竦牙如常揆時得出斧粗
蒙恩謹及馮令史啟疏玉斧再拜揆是庶長兄也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

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近齋唯尊來餘人難

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淹謹及

陳輝啟疏玉斧再拜此亦明真齋惟在斷外人避淹而已

小史當是其名而猶進小兒於室內使者貴勝人自

不能躬親猥碎也

玉斧言揆牙亦得暫還此安穩謹啟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敕昨夜至慰馳竦熱願
尊體餐食無恙未得侍見戀慕旦陳勝啟疏願已至謹

及啟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為懸耿想行當佳謹啟

前楊書云

老母今此云弟唯兩事顯耳其餘親族皆莫之間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敕慰竦息陰蒸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違熁竦謹及啟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錢即與田主此間都無復密付二升餘華新婦

欲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啟

山家貧儉亦殊為契潤華新婦即子妻也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思濕熱不審尊體動

靜何如飲猶未除違遠竦灼服散微得飲水猶是得益
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啟疏玉斧
再拜

玉斧言陳鹿至尊賜脯及蒸葱即至帝都已還東甚得

𠃎𠃎𠃎𠃎

失四字謹啟從二十三日來凡三書長史並似在縣下家中時也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句容未進此湛家穀猶未熟今
遣朱生出參願尊即令生反得穀願為都作米此無可
春者若至便當就合恐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採草謹

啟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甑相宜又上稻應得
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

不足借斧當於縣下

少一行

謹啟

此求米及大釜皆是
作飢飯所須也云穀

未熟當在九月中此
一書長史在都下

右八條掾在山與答父書子時長史在都及縣下也

右此並掾在世間所記事及書有存錄者訖此又有

與真靈辭
具在前篇

真誥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真誥卷十九

梁陶弘景撰

翼真檢第一

真誥敘錄

真誥運顯象第一

此卷並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冥數感對自相傳會分為四卷真誥

甄命授第二

此卷並詮導行學誠厲愆怠兼曉諭分捉炳發禍福分為四卷真誥協昌

期第三

此卷並修行條領服御節度以會用為宜隨事顯法真誥精神樞第四

此卷並區貫山水宣叙洞宅測真仙位業領理所關分為四卷真誥闡幽微第五

此卷並鬼神官

府官司氏族明形識不滅善惡無遺分為二卷

真誥握真輔第六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記

錄及書疏往來非真誥之例分為二卷

真誥翼真檢第七

此卷是標明真緒證質玄原悉

隱居所述非真誥之例分為二卷

右真誥一蘊

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誥四卷是在世記述

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政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為

七貫今述此真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
夫真人之旨不同世日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
言為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
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真誥者真人口受之誥也猶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顧玄
平謂為真迹當言真人之手書迹也亦可言真人之所
行事迹也若以手書為言真人不得為隸字若以事迹
為目則此迹不在真人爾且書此之時未得稱真既於

義無旨故不宜為號

南嶽夫人傳載青籤文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饗

旦甲寅羽水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
謹推按晉歷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

朔歷忌可
祀光農正月中未羽即雨也起者興也安者寧

也故迂隱其稱耳如此則興寧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
楊君諸經也今檢真授中有年月最先者惟三年乙丑
歲六月二十一日定錄所問從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

又按中候夫人告云令種竹比宇以致繼嗣

又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尋此是簡文為相王

時以無兒祈請於是李夫人生孝武及會稽王

人私名也于時猶在卑賤孝武崩時年三十五則是壬戌年生又在

福和應是李夫

甲子前二歲如此衆真降楊已久矣

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喻書與長史云曾得往年三月

八日書此亦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萼綠華以升平三年降即是乙未歲又在甲子前

五年此降雖非楊君楊君已知見而記之也又按乙丑歲安妃謂楊君曰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雲駕龍北朝上清則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如此二十許載辭事不少今之所存畧有數年尋檢首尾百不遺一又按衆真未降楊之前已令華僑通傳音意於長史華既漏妄被黜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文迹都不出世又按二許雖立挺高秀而質撓世迹故未得接真令所授之事多是為許立辭悉楊授旨疏以示許爾唯安妃數條是

楊自所記錄今人見題目云某日某月某君受許長史及掾某皆謂是二許親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許書者並是別寫楊所示者耳

又按掾自記云泰和三年行某道二錄是二年受自三年後無復有疏長史正書既不工所繕寫蓋少今一事乃有兩三本皆是二許重寫悉無異同然楊諸書記都無重本明知唯在掾間者于今頗存而楊間自有杳然莫測自楊去後六七年中長史間迹亦悉不顯

又按今所詮綜年月唯乙丑歲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數條而已且第一卷猶可領畧次第其餘卷日月前後參差不盡得序

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多不書年今正率其先後以為次第事有斷絕亦不必皆得又本無年月及不注某受者並不可知依先闕之

又按真授說餘人好惡者皆是長史因楊請問故各有所答並密在許間于時其人未必悉知

又按併衿接景陽安亦灼然顯說凡所興有待無待諸詩及辭喻諷旨皆是雲林應降嬪僊侯事義並亦表著而南真自是訓授之師紫微則下教之匠並不闕傳結之例但中侯昭靈亦似別有所在旣事未一時故不正的耳其餘男真或陪從所引或職司所任至如二君最為領據之主今人讀此辭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領其旨故畧標大意宜共密之

又按二許應修經業既未得接真無由見經故南真先

以授楊然後使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云南
真辰矜去春使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二許以世典為
隔未崇禮敬楊亦不敢自處既違真科故告云受經則
師乃恥之耶然則南真是玄中之師故楊及長史皆謂
為玄師又云疾者當啓告於玄師不爾不差而長史與
右英及衆真書亦稱惶恐言者此同於師儀爾實非師
也

又按楊書中有草行多儻黠者皆是受旨時書既忽遽

貴畧後更追憶前語隨復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者是
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

又按三君手書今既不摹則混寫無由分別故各注條
下若有未見真手不知是何君書者注云某書又有四
五異手書未辨為同時使寫為後人更寫既無姓名不
證真偽今並換錄注其條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別之

又按書字中有異手增損儻改多是許丞及丞子所為
或招引名稱或取會當時並多浮妄而顧皆不能辨從

而取之今既非摹書恐漸致亂或並隨字注銘若是真手自治不復顯別

又按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効鄒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為二王所抑故也豫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跡一字一畫

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爾

又按三君手書作字有異今世者有龜龍虛華顯服寫

辭闕闕之例三君同爾其楊飛據飛楊我據我楊靈長史靈

楊真長史真楊師據師楊惡長史惡

此其自相為異者又鬼魔字皆作摩淨潔皆作盛潔盛貯皆作請貯凡大畧如此亦不可備記恐後人以世手傳寫必隨世改動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謹爾按此諸同異悉已具載在登真隱訣

中

又按三君書字有不得體者於理乃應治易要宜全其本跡不可從實闇改則澆流散亂不復固真今並各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又按三君多書荊州白牋歲月積久或首尾零落或魚爛缺失前人糊揜不能悉相連補並先抄取書字因毀除碎敗所缺之處非復真手雖他人充題事由先言今並從實綴錄不復分析又按三君書有全卷者唯道授

二許寫鄆都宮記是楊及掾書並有首尾完具事亦相
類其餘或五紙三紙一紙一片悉後人糊連相隨非本
家次比今並挑拔取其年月事類相貫不復依如先卷
又按衆真辭旨皆有義趣或詩或戒互相酬配而顧所
撰真迹枝分類別各為部卷致語用乖越不復可領今
並還依本事并日月紙墨相承貫者以為詮次

又按起居寶神及明堂夢祝述叙諸法十有餘條乃多
是抄經而無正首尾猶如日芒日象亥白服霧之屬而

顧獨不換用致令遺逸今並詮錄各從其例

又按有未見真本復不測有無流傳所記舛駁不類者
未敢便頓省除皆且注所疑之意各於條下

又按所載洞宮及諸山仙人氏族並欲以外書詳注出
其根宗恐大致顯泄仰忤冥軌唯有異同疑昧者畧標
言之其酆宮鬼官乃可隨宜顯說

又按此書所起以真降為先然後衆事繼述真降之顯
在乎九華而顧換最致末卷

又先生事迹未近真階尚不宜預在此部而顧遂載王右軍父子書傳並於事為非今以安記第一省除許傳別充外書神仙之例唯先生成仙之後與弟書一篇留在下卷

又長史書即是問華陽事華陽事仍是答長史書強分為兩部於事相失今依旨還為貫次又顧所記二許年月殊自違僻今謹依真愛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後

又按三君書迹有非疏真愛或寫世間典籍兼自記夢事及相聞尺牘皆不宜雜在真誥品中既寶重筆墨今並撰錄共為第六一卷顧所遺者復有數條亦依例載上

又真誥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三君手書經中雜事各相配類共為證明諸經既非聊爾可見便於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則易得尋究又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為誌別其墨書細字猶是本

文真經始末

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
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卿
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
史句容許某昇弟三息上計掾某某二許又更起寫修
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
掾寫真暨四十餘卷多楊書卿 翁王即簡文帝在東府為相王時也長史

掾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掾於宅治寫修用以奉

和五年隱化長史以泰元元年又去掾子黃民時年十七乃收集所寫經符秘籙歷歲于時亦有數卷散出在

諸親通間今句容所得者是也元興三年京畿紛亂黃

民乃奉經入剡

長史父昔為剡縣令甚有德惠長史大兄亦又在剡居是故投憩焉為東

闡馬朗家所供養

朗一名溫公

朗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給時

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稱多加宗敬錢塘

杜道鞠

即居士京產之父

道業富盛數相招致于時諸人並未

知尋閱經法止稟奉而已至義熙中魯國孔默崇信道

教為晉安太守罷職還至錢塘聞有許郎先人得道經書具存乃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膝行稽顙積有旬月兼獻奉殷勤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孔令令晉安郡吏王興繕寫興善有心尚又能書畫故以委之孔還都唯寶錄而已竟未修用元嘉中復為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熙先休先才學敏贍竊取看覽見大洞真經說云誦之萬遍則能得仙大致譏謂殊謂不然以為仙道必須丹藥鍊形乃可超舉豈有空積聲詠以致羽服兼有諸道人助

毀其法或謂不宜蓄此因一時焚蕩無復子遺

此當是
冥意不

欲使流傳於外世故也後熙光等復與范曄同謀被誅也

王興先為孔寫輒復私繕

一通後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唯有黃庭

一篇得存興乃自加切責仍住剡山稍就讀誦山靈即

火燒其屋又於露壇研詠俄頃驟雨紙墨沾壞遍數遂

不得畢興深知罪譴杜絕人倫唯書歷日貿糧以續然

命其子道泰為晉安船官督資產豐富數來拜獻兼以

二奴奉給興一無留納而終乎剡山於是孔王所寫真

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

此當是興先不師受妄
竊寫用所致如此也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
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丞求受上經丞不
相允王凍露霜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
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難以顯泄
乃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
備其錄并增重詭信崇貴其道凡五十餘篇趨競之徒
聞其豐博互來宗稟傳寫既廣枝葉繁雜新舊渾淆未

易甄別自非已見真經實難證辨

其點綴手本頗有漏出即今猶存又朱先生

僧標學增褚公伯玉語云天下才情人故自絕羣吾與王靈期同船發都至頓破崗埭竟便已作得兩卷上

經實自可訶自靈期已前上經已往往舛雜弘農楊洗和隆安四年庚子歲於海陵再遇隱盟上經二十餘篇

有數卷非真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楊君去後便以動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證非都是靈期造製

但所造製今世中相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畧無人者自多耳

不有但江外尚未多聞

此當是道法應宣而真妙不可廣布故令王造行此意也

王既獨擅新奇舉世崇奉遂託云真授非復先本許見卷

襄華廣詭信豐厚門徒殷盛金帛充積亦復莫測其然

乃鄙閑自有之書而更就王求寫於是合迹俱宣同聲

相讚故致許王齊轡真偽比蹤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後

又有菜買者亦從許受得此十數卷頗兼真本分張傳

受其迹不復具存

菜買善行下道之教於上經不甚流傳也

馬朗既見許所

傳王經卷目增多復欲更受營理詭信克日當度忽夢

見有一玉枕從天來下墜地破碎覺而發疑云此經當

在天為寶下地不復堪用於是便停

論馬朗雖不修學而寶奉精至夢既

不凡解之又善亦應是得道人元嘉六年許丞欲移歸錢塘乃封其先

真經一厨子且付馬朗淨室之中語朗云此經並是先靈之迹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信慎勿與之乃分持經傳及雜書十數卷自隨來至杜家停數月疾患慮恐不差遣人取經朗既惜書兼執先旨近親受教敕豈敢輕付遂不與信我而許便過世所齋者因留杜間即今世上諸經書悉是也許丞長子榮弟迎喪還鄉服闋後上刻就馬求經馬善料理不與其經許旣慚戢不復苦索仍停刻住因又以靈期之經教授唱言並寫真本又皆

注經後云某年某月某真人授許遠遊

于時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

得道而不究長史父子事迹故也

人亦初無疑悟者經涉數年中唯就

馬得兩三卷真經頗亦宣泄

今王惠朗諸人所得者是也

元嘉十二

年仍於剡亡因葬白山

榮弟在剡大縱淫侈都不以經學為意所以何公在馬家快得

寫馬朗馬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

一名白首
一名平頭

常侍直香火洒掃拂拭每有神光靈炁見於

室宇朗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

飛鳥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老命終朗子洪洪弟

真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廢之漏

此當是經運應

出所致也

山陰何道敬志向專素頗工書畫少遊剡山為馬家所供侍經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跡炳煥異於世文以元嘉十一年稍就摹寫馬罕既在別宅兼令何為起數篇所以二錄合本仍留罕間何後多換取真書出還剡東墅青壇山住乃記說真經之事可有兩三紙但何性鄙滯不能精修高業後多致散失猶餘數卷今在其女

弟子始豐後堂山張玉景問

何常以彭素為事實又野朴顧居士間其得經故往

詣尋詣正遇見荷鋤外還顧謂是奴僕因問何公在否
何答不知於是還裏永不相見顧留停累日請苦備至
遂不接之時人咸以何鄙
心不除而失知人之會也何既分將經去又泄說其意

馬朗忿恨乃洋銅灌廚籥約敕家人不得復開大明七

年三吳饑饉剡縣得熟樓居士惠明者先以在剡乃復
攜女師鹽官鍾義山眷屬數人就食此境樓既善於章
符五行宿命亦皆開解馬洪又復宗事出入堂靜備覩
經廚先已見何所記意甚貪樂而有鑄嚴固觀覽無方

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興父季真啟敕封取景和既猖狂樓謂上經不可出世乃料簡取真經真傳及雜啜十餘篇乃留置鍾間唯以豁落符及真啜二十許小篇并何公所摹二錄等將至都父即以呈景和於華林暫開仍以付後堂道士秦始初父乃啟將出私解

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又取在館陸亡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下都及徐亡仍在陸兄子瓊文間此中有三君人猶連裝榆分為二十四篇建元三年敕董仲民往廬山營功德董欲求神異徐因分楊書一篇為兩篇與董

還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經典書戴慶戴慶出外仍將自隨徐因亡後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豁以去所餘惟二十一篇悉以還封昭臺也

樓從都還仍住剡就鍾求先所留真經鍾不以還之乃就起寫久久方得數篇既與馬洪為恨移歸東陽長山馬後遂來潛取而誤得他經樓中時似復有所零落今猶應一兩篇在

其二卷已還封昭臺

真誥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真誥卷二十

梁陶弘景撰

翼真檢第二

孔璪賤時杜居士京產將諸經書往剡南墅大墟住始與顧歡戚景玄朱僧標等數人共相料視顧先已寫在樓間經粗識真書於是分別選出凡有經傳四五卷真受七八篇今猶在杜家

其經二真並真受已還封昭臺宋大明末有戴法興兄延興作

剡縣亦好道及吳興天目山諸玄秀並頗得寫杜經樓從弟道濟及法真鍾興女傳光並得寫樓鍾間經亦互

相通涉雖各摹符而殊多麤略唯加意潤色滑澤取好了無復規矩鋒勢寫經又多浮謬至庚午歲隱居入東陽道諸晚學者漸効為精山陰潘文盛錢塘杜高士義興蔣弘素句容許靈真並是能者時人今知摹二王法書而永不悟摹真經經正起隱居手爾亦不必皆須郭填但一筆就畫勢力殆不異真至於符無大小故宜皆應郭填也泰始四年終於剡移還始寧峴山馬智晚為衆僧所說改事佛法悉以道經數十卷送與鍾皆是何公先為其父寫者亦有王靈期雜經唯四五篇并真愛六七篇是真手不關樓所得者其經二卷此真愛等悉已還封昭臺鍾亡後所餘亡應在

兄女及戚
景玄處

昔有陳雷者東陽人是許長史門附謹敬有心長史常使典看經書頗加訓授其亦換有所寫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為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菁山道士樊仙亦頗就得所寫經書但步圖猶在其處今所服用即是其本自此凡諸經書在處者其篇數並別有目錄若止零牒一兩篇者

今復顯題卷目如後

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粲間泰始某年葛以示陸先生陸旣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迹因以絹物與葛請取甚加隱閉顧公聞而苦求一看遂不令見唯以傳東陽孫遊嶽及女弟子梅令文陸亡亦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出徐亡乃在陸瓊文間已還封昭臺

楊書王君傳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間中又在王文清

家後屬茅山道士葛景仙

已還封
昭臺

掾書飛步經一卷本在句容嚴虬家大明七年饑荒少

糧其里王文清以錢食與嚴求得之因在王家

已還封
昭臺

掾書西嶽公禁山符楊書中黃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吳曇拔所得許巫一瓠齋雜道書吳以此二卷與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霍遊行諸山恒帶自隨褚亡留

在弟子朱僧標間後褚弟五弟之孫名仲儼又就朱取

之

已還封
昭臺
吳曇
拔者上虞
且靡人頗有才致初為
道士許巫以一瓠
齋書皆三君小小要用雜訣以與

之其後事佛出家悉分散乞人都盡後又罷
佛還俗遂留宕而終諸書訣並未測所在

掾書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迴元隱道經一卷及八素

陰陽歌一卷並東陽章靈民先出都遇得之章于時未

識真書唯言是道家常經而已歸東陽以示顧顧不即

向道仍留之分迴元為二卷章後既知方就求得今在

章間其二景歌一卷章已與孫公

已還封昭臺章云于時又有曲素金真金

華等數卷魚爛穿壞既未悟其真手不知
榆錄惟寫取文字而已經本悉埋藏之也

掾書所佩列紀黃素書一短卷本許丞以與弟子蘇道

會道會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傳朱僧標僧標以奉
鍾法師樓居士見而求取今猶應在樓間

據抄魏傳中黃庭經并復真授數紙先在剡山王惠朗
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同學童靈民處

永興有一姓解家者昔亦經供養許郎又得小小雜書
後青山女道士樊妙羅因緣得其楊書鄧宮事一卷樊
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間沈又以與四明山孔總已還封
臺

解家所餘今絕蹤迹又聞山陰及錢塘數家皆有古經

恐脫雜真書從來遂未獲尋檢想好學挺分之子可殷勤求之脫有所得見使一覩則瓊礪辨矣

又魏夫人小息遐為會稽

時攜夫人中箱法衣并有經書自隨供養後仍留山陰于今尚在未獲尋求之

真胄世譜

此是今日仰述故可稱真胄

謹按許長史六世祖名光字少張即司徒許敬之第五子也靈帝時兄訓及訓子相並黨附閭人貴盛光懼患及以中平二年乙丑歲來渡江居丹陽之句容縣都鄉吉楊里後值吳初仕為光祿勲今許光祿墓是也則肇

時猶居汝南平輿

顧云句容子阿謬矣

真誥云長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振惠之功今檢譜七世祖名敬字鴻卿後漢安帝時為光祿順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與真誥不同未詳所以舛異安帝永初二年三年大饑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應在此時也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如此非唯陰德遠流後裔交自陽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子訓孫相並為三公光來過

江奕世不承遂至神仙

蜀司徒許靖字文休是長史六世族祖漢徵士許劭字子將是

五世族祖吳丞相許晏字孝然四世族祖並同承十一世祖光武時許交州後交州子名聖卿許姓本出炎帝

時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十五年為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國為姓至交州

乃移於汝南平輿也

敬父名專公府掾

敬第五子名光字少張尚書郎鉅鹿太守少府卿過江

值吳初為光祿勲

妻戴氏同葬今句容安城裏墓為物造之始縣人傳呼云許光祿墓今墳

碑顯然並甲向

光第二子名闕字季優有才學吳尚書郎長水校尉

妻戴

氏同葬墓次

闕第三子名休字文烈優游道素高尚其氣州辟別駕

不就

前妻晉陵華氏後妻同縣葛氏侍中葛相女同葬墓次

休長子名尚字元甫有才學令聞吳鳳凰三年為中書

郎年五十亡

妻同郡陶氏即荊州刺史陶濬女同葬墓次

尚第二子名副字仲先庶生即長史之父也淳和美懿州郡所稱為晉元帝安東參軍又征北參軍帶下邳太

守後為寧朔將軍與孔坦討沈充封西城縣侯出為剡

令有風化與謝奕兄弟周旋值蘇峻亂又攜親族往剡

事平還拜奉車都尉年七十七亡

前妻晉陵華氏名轉御史中丞華琦妹也

後妻應氏名來子竟陵太守

應彥微女同葬縣北大墓也

副有八男第一奮一名守字孝方庶生有文武才望出

繼叔父朝為何次道參軍後為所後弟夷吾所譖康帝

誅之年三十六

妻王氏同葬縣北大墓有曾孫會之位至三府

第二炤字行明正生承嫡襲封通濟有當世局度亦為

何次道參軍南臺侍御史淮陵太守年七十一亡

妻游氏別

葬縣東

合留村

第三羣字太和正生明爽有才幹為虞譚參軍年四十

四亡

妻歷陽邵氏同葬縣北大墓

第四邁即先生也

第五某即長史也並同正生別記在後

第六茂玄庶生早亡

母姓陳也

第七確字義玄小名嗣伯庶生

朱姓出

後伯父捷梗槩

有大度好學出為桓溫揚州從事謝安衛軍參軍隨謝
玄討苻堅有功封都鄉侯尚書倉部駕部郎正員郎通
直常侍後患風不能言隆安二年亡年七十

妻宣城紀氏同葬縣

墓北大

第八靈寶庶生早亡

母亦姓陳

副有四女

長女名姜正生早亡第二女名娥皇正生出適同郡建康令黃演第三女名脩容庶生母

姓張出適安固令晉陵弘升第四女名暉容與確同生出適同郡紀詮也

副弟名朝字楊先勇猛以氣俠聞歷為襄陽新野南陽

潯陽太守後與甘卓謀討王敦事覺卓死朝自裁年五

十三還葬縣北大墓妻葛悌女抱朴姊也初養奮後自生夷吾高子並又亡無後

先生名邁字叔玄小名映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按手書授六甲陰陽符云永昌元年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秋絕迹於臨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則永寧元年辛酉生為少一年今以自記為正絕迹時年四十九矣娶吳郡孫宏守彥達女即

驃騎秀之孫既離好無子歸宗先生得道事迹在第二
卷中定錄所喻被試事已具載焉

長史名謐字思玄一名穆正生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學
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傳結少
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
學博士出為餘姚令入為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給
事中散騎常侍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密授教記遵
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

治仙佐治助聖牧民按泰和二年丁卯歲司命所告云
丙子年當去時年七十二此則永興二年乙丑生太元
元年去也而譜云孝武寧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此為
泰安二年癸亥生為多二年今以真為正顧云寧康元
年七十二又

非也

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即入易遷宮受學同
葬

縣西北二
里舊墓

長史三男一女長男名剛小名揆庶生郡功曹妻劉氏

少子名鳳遊郡主簿鳳遊子道伏字明之少子靜
泰字元寶為海平縣令久居會稽禹井山頗遵承家法
傳受經書皆摹寫而已靜泰妻同郡葛氏唯有一子名
靈真戊午生今猶在會稽亦敦尚道業善能符書自長
史後唯有此六世孫一人而已

中男名聯字元暉少名虎牙正生敦厚信向郡主簿功
曹謝安為護軍又引為功曹除永康令衛尉丞晉康太
守不之官又為輔國司馬安帝元興三年於家去世年

六十八則成帝咸康三年丁酉歲生也

顧云咸和三年生亦大謬妻

晉陵華琦孫名子容

同葬江乘界新安里中

子赤孫字玄真篤實

和隱郡主簿功曹年七十四亡有四子及孫並早亡今無後也

小男名翻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珪璋標挺長史
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粃塵務
居雷平山下修業勤精恒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
遂詣北洞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平

方臺故真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

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為已設坐於易遷戶中

未亡後十六年當度往東華受書為上清仙公上相帝

晨譜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泰和二年丁卯時

年二十七則是咸寧七年辛卯生也

顧云咸和六年生
又云司徒辟掾皆

為非自泰和三年己後無復蹤迹依譜年三十即是庚

午年去世

又真誥云從張鎮南之夜解而未審張解之
法耆老傳云掾乃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

拜因伏而不起明日視形如生此壇今猶存歷然
則是故求隱化早絕世塵也事別在第二卷中

妻建

康令黃演女即姑娥皇之子名敬儀生黃民乃遣還家後離絕又出適宛陵令戴耆之長史

一女名素薰庶生出適越騎校尉晉陵華瑛子名廣

掾子黃民字玄文升平五年辛酉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叅軍臨沮令宋元嘉六年亡年六十九妻西陽令葛萬安女萬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孫也

黃民長子榮第一名預之宋元嘉十二年亡不知年幾有女名道育隆安元年丁酉生宋孝建元年甲午歲

於剡任埭山亡

世謂之許大娘臥尸石
墳不殯常有芳香之氣

黃民小子名慶宋泰始五年己酉歲亦於剡任埭山亡

不知年幾有女名神兒一名瓊輝元嘉六年己巳生齊

永明四年丙寅歲亡

世謂許小娘東關
道士多有識者

右所承長史後如此今唯有揆玄孫靈真而已

楊君名羲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本似是吳人

來居句容真降時猶有母及弟君為人潔白美姿容善
言笑工書畫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有

通靈之鑒與先生長史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
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
有迹出

顧云是簡文師或云博士楊乃小簡文十歲皆恐非實也

按真誥云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又云苦不奈風火
可修劖解之道作告終之術如此恐以早逝不必丙戌
也得真職任略如九華所言當輔佐東華為司命之任
董司吳越神靈人鬼一皆關攝之楊先以永和五年己
酉歲受中黃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長子劉

璞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乙丑歲衆真降
曇年三十六真降之所無正定處或在京都或在家舍
或在山館山館猶是雷平山許長史解楊恒數來就掾
非自山居也

右楊君事大略如此須傳出更記

按真誥中有云鳳巢高木素衣衫然者配況長史名也
曾參出田云云者離合長史字也許仙侯許卿者得真
位也給事常侍者在世官也

有云許朝者即長史叔南陽也

有云寅獸白齒者是虎牙也亦直云寅獸者亦云寅客
亦云許虎許牙也許主簿者牙位也華新婦者牙妻也
似云名厚即所謂許厚華侯華書吏者牙婦弟也

有云瓊刃者譬訓掾小名也即青錄所載若鋒者矣企
望人飛云云者即離合掾官名也有云許狃子似是揆
小名也

有云易遷夫人及斗者即掾母陶科也

有云勿憂嗣伯之詭者即長史弟小名也

有云來子雖善於爾者即長史後母也

有云當奈張者何者即長史父妾也

有云黃娥者即長史娥嫁婦母也出適黃家故曰黃娥
本名娥皇

有云演小子耳者即娥皇婿黃演也

有云赤孫者即虎牙兒也

登升者三人

先生長史據也

度世者五人

虎牙黃民榮弟大娘小娘尋虎牙云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必是度世之限其餘無迹

顯出黃民傳奉經業道育亡有異徵恐或預例其二人亦可更在後世子孫若必以七世為限則靈真之子寔

鍾斯

慶

長史婦陶威女雖入易遷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關許氏五人之數也

有云李東者許家常所使祭酒先生亦師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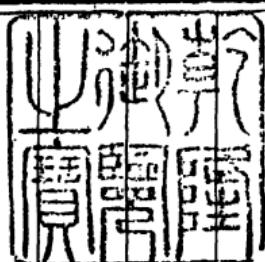
華僑者晉陵冠族世事俗禱僑初頗通神鬼常夢共同

饗醉每爾輒靜寐不覺醒則醉吐狼藉俗神恒使其舉才用人前後十數若有稽違便坐之為譴僑忿患遂入道於鬼事得息漸漸真仙來游始亦止是夢積年乃夜半形見裴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仍以楊君代之僑後為江城縣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諸華皆其苗裔也

華與許氏有婚姻故長史

書與裴君殷勤相請也若如前篇中有保命所告則僑被罪也今世中周紫陽傳即是僑所造故與真誥為相

也連



真誥卷二十